

# 小五义



是日请训出都，浩浩荡荡，扑奔襄阳而来。一路无话。至襄阳，文武官员俱各免见。上院拨递手本，单叫襄阳太守轿前回话。见金辉，大人单问襄阳王之事，点染回明，上院行伺候。襄陽城军民人等纷纷瞧看。不料黑妖狐带领小义士艾虎，也在人丛之内偷瞧。智化因在暗地里，保护金大人上任，巧遇小义士艾虎。活瓦盗刀，追杀赛方朔。方雕，病太岁张华泄机，智爷深知大义。襄陽王府内铜网阵之虚实，放走病太岁。师徒会在一处，问艾虎君州的来历，听店中人言，他是道按院大人到省，师徒在十字街前入丛中矮身而瞧。但见开道锣鸣，龙旗牌棍，金锁提炉，乃宝剑如君亲临。金牌后边厢太人的大轿，轿前的引马，乃他戴一顶粉绿色六瓣壮帽，上绣三色串枝莲，花朵烂熳，桃顶门上壳壳的乱颤，穿一件粉绿色箭袖袍，周身环佩，内衬葱心绿夹衬袄，青缎压云根薄丝绳飘摆，是簇花团。肋下佩带一口轧耙，尖雁翎势钢刀，看于左肋。看来爱的颜色，如同是出水的桃花吹弹得破。绿沙鱼皮鞘子，金吞口，蓝挽手，是宽片锦边，五彩丝弯带束腰。套玉底，鹰脑窄腰快靴，天青色的跨马服，锦品貌，真是面如美玉，白中透亮，宽中透紫，是黑若点漆，斜入天仓，二眸子皂白分明，是紫中透光，光中透润，润中单透出一种粉色，是大耳垂轮柱，腰窄臂，双牙，是团玉满明。

乃太壮人，生天神威，跨下是一匹白马，鞍鞯鲜明，项带双踢胸，一肩抱拢，排辟定打马藤鞭。五爷与大人是生死弟兄，故此要这个威严。右手拿



[清]石玉昆◎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五义 / (清)石玉昆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小… II. 石…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54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 小五义

(清)石玉昆 著

---

责任编辑 志鹏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79  
定 价 19.00 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小五义



# 目 录

小  
五  
义

第一回	顾院奉旨上任 襄阳王兴心害人	001
第二回	智化夜探铜网阵 玉堂涉险盗盟单	002
第三回	青脸虎看阵遇害 白玉堂失印遭贼	005
第四回	顾大人哭劝锦毛鼠 公孙策智骗盗印贼	006
第五回	王爷府二贼废命 白玉堂坠网亡身	008
第六回	襄阳王率众观义士 白护卫死尸斩张华	010
第七回	卧虎沟蒋平定丑女 上院渐猫鼠见钦差	012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摔酒盖 蒋泽长捞印奔寒泉	014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见大人印 山神庙内巧遇恶喽兵	016
第十回	卢方自缢蟠龙岭 路彬指告鹅头峰	018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见印哭宾朋	020
第十二回	王宫仗势催用印 蒋平定计哄贼人	022
第十三回	神手圣奋勇行刺 沈中元弃暗投明	024
第十四回	树林气走巡风客 当场哭死忠义人	027
第十五回	挖双睛邓车几乎死 祭拜弟侠义坠牢笼	029



# 小五义

第十六回	山内钟雄谦恭和蔼 寨中涂庆酒后翻桌	031
第十七回	二侠义巧会钟寨主 三英雄求见蒋泽长	033
第十八回	涂三爷鬼眼川发躁 无鳞鳌在水寨追人	035
第十九回	入水寨几乎丧命 到大关受险担惊	037
第二十回	蒋爷一人锁船底 北侠大众盗骨坛	039
第二十一回	涂庆独自挡山寇 智化二友假投降	041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群雄设计 洞庭湖二友观山	044
第二十三回	读招贤榜有人偷看 改豹貔庭自显奇能	048
第二十四回	飞云关念榜谈故典 砌水寨吊起独木桥	050
第二十五回	识机关仗着胡扯混扯 哄寨主全凭口巧舌能	052
第二十六回	削钢刀毛保甘受苦 论宝剑智化暗骂人	054
第二十七回	论本领刀削侯性汉 发誓愿结拜假意人	056
第二十八回	在后寨见怪奇相貌 狮子林老仆暗偷听	058
第二十九回	众人议论舍命救寨主 波此商量备帖请沙龙	061
第三十回	一个英雄中计遭凶险 两位姑娘奋勇闹公堂	063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妆行路 智化讨书信求情	065
第三十二回	王爷府苦求释老将 山谷中二女坠牢笼	067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后喜 真蒋平游戏死中活	070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义士 蒋平古庙遇龙滔	073
第三十五回	盗发誓柳员外受哄 舞宝剑钟太保添欢	075
第三十六回	为匪宝剑丁展双舞剑 设局诈降龙媒假投降	078
第三十七回	承运殿大醉因贪酒 五云轩梦里受毒香	081



# 小五义

第三十八回	庆生辰钟雄被获 闻大寨智化遭擒	083
第三十九回	逃难遇难亲姐弟 起誓应誓同胞人	086
第四十回	甘婆药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劝钟雄	088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军务 英雄听劝骨肉团圆	092
第四十二回	蒋泽长八宝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泄机	094
第四十三回	蒋平见铁车套实话 展昭遇黑影暗追贼	097
第四十四回	假害帕哄信雷英 仗薰香捉拿彭启	099
第四十五回	见大人刑具魂飞魄散 看油锅刀山胆战心惊	101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听审鬼可怡 阎王殿招清供画图	104
第四十七回	阵图画全商量破网 大人一舌议论悬梁	106
第四十八回	观诗文参破其中意 定计策分路找大人	108
第四十九回	小义士偷跑寻探院 勇金刚遭打找门人	110
第五十回	张家庄三人重结拜 华容县二友问牧童	112
第五十一回	复盛店店东暗用计 绮春园园内看游人	114
第五十二回	赏雪亭乔宾奋勇 流风阁张豹助拳	116
第五十三回	到花园为朋友舍命 在苇塘表兄弟相逢	119
第五十四回	众好汉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东	121
第五十五回	空有银钱难买命 寻找拜弟救残生	123
第五十六回	涂良上襄阳献铁 艾虎奔贼店救人	125
第五十七回	小义士戏耍高家店 山西雁药酒灌贼人	127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乔装病 乌龙岗涂艾追贼	129
第五十九回	涂良得刀精神倍长 高解去店丧气垂头	132



# 小五义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见如故 好汉无钱寸步难行	134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国栋 为吃肉染病猛烈人	136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将有心结拜 卢公子无意联姻	138
第六十三回	小爷败走西花园内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140
第六十四回	黄花镇小五义聚首 全珍馆众英雄相逢	142
第六十五回	愣汉子饮茶夸好 莽男儿喝汤喷人	144
第六十六回	卢珍假充小义士 张英被哄错磕头	146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148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	150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	152
第七十回	艾虎救狱神实有灵应 涂良显手段弄假成真	154
第七十一回	丢马龙艾虎寻踪迹 失张豹义士又为难	156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凶僧	159
第七十三回	朱仙镇邓九如审鬼 在公堂二秃子受刑	161
第七十四回	白昼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闻入飞贼	163
第七十五回	丢人犯太爷心急躁 比酒没解开就里情	165
第七十六回	知县临险地遇救 江樊到绝处逢生	167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171
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酒人	173
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被杀	175
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真魂	177
第八十一回	涂良用暗器惊走群寇 寨主受重伤不肯回头	180



小五义

第八十二回	道周瑞莫塘用计 杀小寇放火烧房	182
第八十三回	二强寇定计伤好汉 四豪杰设法战群贼	184
第八十四回	董龙董豹双双逃命 义兄义弟个个施威	187
第八十五回	贪功入庙身遭险 巧言难哄有心人	189
第八十六回	鱼鳞镇家人说凶信 三义居醉鬼报佳音	192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楼逢难女 小尼僧庙外会英才	195
第八十八回	芸生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计捐生	197
第八十九回	文俊归家救胞妹 涂艾庵内见盟兄	199
第九十回	三侠客同走劝架 二亲家相打成词	204
第九十一回	在庙中初会凶和尚 清净林巧遇恶媒三	207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爷独受蒙汗药 邓飞熊逃命奔他方	210
第九十三回	夹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馆锦笺求情	213
第九十四回	夹峰山锦笺求侠客 三清观魏真恤山王	215
第九十五回	出庙外四人比武献艺 到山上北侠大显奇才	218
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旧 施俊绝处又逢生	221
第九十七回	钻天鼠恰逢开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	223
第九十八回	二贼见面嘴甜心苦 大家受骗信假为真	226
第九十九回	豹花岭胡烈救主 分赃厅二寇被擒	229
第一百回	智化放火烧大寨 喽兵得命上君山	232
第一百零一回	龙娘道明玉贪功受险 智化遇魏真奋勇伤刀	234
第一百零二回	北侠请老道破网 韩良泄大人机关	237
第一百零三回	力举双臂世间少有 为抢一驴遭打人多	239

第一百零四回	翻江鼠奋勇拿喜鸾 白面判努力追喜凤	242
第一百零五回	鲁员外被伤呕血 范天保弃家逃生	244
第一百零六回	娃娃谷柳青寻师母 婆婆店蒋平遇胡七	246
第一百零七回	蒋泽长误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蟠蛇岭	249
第一百零八回	蟠蛇岭要煮柳员外 柴货厂捉拿李有能	251
第一百零九回	地方寻找庄致合 店中初会胡从善	254
第一百十回	定计装扮米面容 故遣假作大山王	256
第一百十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岭 蒋平大战黑水湖	258
第一百十二回	漏湖蛟报兄仇废命 小诸葛为己事伸冤	261
第一百十三回	众喽兵拨云见日 分水兽弃暗投明	263
第一百十四回	蒋泽长水灌沈中元 众乡绅奉请颜按院	266
第一百十五回	双锤将欺压良善 温员外惧怕凶徒	269
第一百十六回	朱文朱濂逢恶霸 有侠有义救姑娘	272
第一百十七回	甘兰娘改扮温小姐 众英雄假作送亲人	275
第一百十八回	合欢楼叔嫂被杀 郭家营宗濂废命	278
第一百十九回	卧牛山小英雄聚会 上院衙沙员外献图	280
第一百二十回	看图样群雄明地势 晚机关众位抖威风	284
第一百二十一回	卧牛山下巧逢故友 药王庙前忽遇狂徒	286
第一百二十二回	小义士起身离固始 旧宾朋聚首上襄阳	288
第一百二十三回	小义士偷听破铜网 黑妖狐暗算盗盟单	290
第一百二十四回	众豪杰坠落铜网阵 黑妖狐涉险冲霄楼	292



# 第一回 颜按院奉旨上任 襄阳王兴心害人

诗曰：

清晨早起一炉香，谢天谢地谢三光。  
国有贤臣扶社稷，家无逆子恼爷娘。  
惟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  
八方宁静干戈息，我遇贫时亦无妨。

话说襄阳王赵珏赵千岁，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谋反？皆因上辈有不白之冤由。

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惟宋室乃弟受兄业，烛影摇红，太宗即位。久后，光美应即太宗之位。不想宁夏国作乱，光美奉旨前去征伐，得胜回朝。太宗与群臣曰：“朕三弟日后即位，比孤强胜百倍，可称马上皇帝。”内有老臣赵普谏奏：“自夏传子，家天下，子袭父业，焉有弟受兄业之理？一误不可再误。”人人皆有私心，愿得传于子，不愿传于弟。得胜之人，并不犒赏，加级进禄。光美见驾，请旨犒赏。天子震怒：“待等尔登基后，由尔传旨。今且得由朕。”光美含羞回府，悬梁自尽。赵珏乃光美之子，抱恨前仇，在京招军买马。有九卿共议，王苞老大入奏闻，万岁降旨，将赵珏封为外藩，留守襄阳坐镇，以免反意。不想更得其手，招聚四方勇士，宠幸镇八方王官雷英，设摆铜网阵，招聚山林盗寇、海岛水贼。暗约君山飞叉太保钟雄，挡住洞庭湖水路八百里。黑狼山金面神奕肖、黑煞帅葛明、花面太岁葛亮等，挡住旱路。水路有洪泽湖高家堰镇湖蛟吴泽。水旱路塞断太宗的气脉，南北不能通商，东西不能畅行。并有王府招来群寇：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得玉、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张保、李虎、夏侯雄、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并有邓家堡群寇：青脸虎李吉、双枪将祖茂、铜背猿猴姚锁、赛白猿杜亮、飞天夜叉柴温、插翅彪王录、一枝花苗天禄、柳叶杨春、神火将军韩奇、神偷皇甫轩、出洞虎王晏桂、小魔王郭进、钻云燕申虎、过度流星灵光、小瘟蝗徐畅、赛方朔方雕、圣手秀士冯渊、小诸葛沈中元、神手大圣邓车，辅佐王爷，共成大事。

焉能知晓，京都拿了金面神奕肖，破了黑狼山；灭了高家堰，拿了吴泽，解往京都，供招王爷谋反之事。天子诏九卿共议。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包公，跪奏“澈水拿鱼”之法。天子旨准，派来代天巡守天使钦差颜按院大人，察办荆襄九郡。在金殿讨下开封府一文一武：文臣主簿先生公孙策，武将御前带刀四品右护卫锦毛鼠白玉堂，赐上方宝剑，先斩后奏，路上代理民词。是日请训出都，浩浩荡荡，扑奔襄阳而来。一路无话。

至襄阳，文武官员俱各免见。上院衙投递手本，单叫襄阳太守轿前回话。大人见金辉，单问襄阳王之事。金太守一一回明，方才告辞。当颜巡按入城之时，襄阳城军民人等纷纷瞧看。不料，黑妖狐带领小义士艾虎，也在人丛之内偷隙。智化因在暗地保护金大人上任，巧遇小义士



艾虎活瓦盗刀，追杀赛方朔方雕，病太岁张华泄机，智爷探知襄阳王府内铜网阵之虚实，放走病太岁。师徒会在一处，正问艾虎君州的来历，听店中人员言道：“按院大人到省。”师徒在人丛中，矮身而瞧。但见开道锣鸣，龙旗牌棍，金锁提炉，彩亭内供奉万岁圣旨、上方宝剑，如君亲临。金牌后边厢大人的大轿，轿前引马乃系御前四品带刀右护卫。单他戴一顶粉绫色六瓣壮帽，上绣三色串枝莲，花朵烂漫，银抹额二龙斗宝，两朵素绒桃，顶门上秃秃的乱颤。穿一件粉绫色箭袖袍，周身宽片锦边，五彩丝鸾带束腰，套玉环佩。内衬葱心绿夹衬袄。青缎压云根薄底鹰脑窄腰快靴。天青色的跨马服，锦簇花团。肋下佩带一口轧把峭尖雁翎钢刀，绿鲨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兰挽手绒绳飘摆，悬于左肋。看品貌，真是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紫，紫中透光，光中透润，润中单透出一种粉艾艾的颜色，如同是出水的桃花，吹弹得破。黑真真两道眉，斜入天仓；二眸子皂白分明，黑若点漆，白似粉淀，神情足满。鼻如玉柱，口赛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细腰窄背，双肩抱拢，跨着一匹白马，鞍鞯鲜明，项带双踢胸，乃大人的官座（五爷与大人是生死弟兄，故此要这个威严）。他右手拿定打马藤鞭，进襄阳城旁若无人，“哼哼”的冷笑，把襄阳看作弹丸之地。智爷与艾虎言道：“看你五叔多大威严，今非昔比，福随貌转。”艾虎道：“师傅，你教我的，不是常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么？”智爷暗喜：“此子日后必成大器。”观看轿马车辆等，俱都入上院衙。顷刻间，文武官员拥拥塞塞入上院投递手本。

智爷与艾虎回店用晚饭。智爷只身奔上院衙与五弟送信，言讲襄阳王府铜网阵之事。不想至上院衙，轿马围门，不能往里带信。自思无非听张华所言，倘若不实，岂不是妄说，不如自己今夜晚亲身至王府探探虚实，明日再来送信。想罢，自己转身回店，晚间派艾虎至金知府署内，保护金大人，不时防备刺客。艾虎去后，自己等二鼓之半，将灯移在前窗台，换夜行衣靠时，怕外边人看见，故将灯移在窗台上，脱去长大衣襟，头上戴软包巾，绢帕拧头斜拉，茨菇叶三叉通口。夜行依靠寸排骨头纽，周身纽盘纽扣，俱已扣齐。青缎裤，青缎袜，大叶搬尖鱼鳞鞋，倒纳千层底。青绑腿青护膝，青绉绢束腰，勒系百宝囊内装应用的物件：钢铁家伙、千里火筒、飞抓百练索。将刀由鲨鱼皮鞘内抽出，插入牛皮软鞘之中。皮鞘上有罗汉装丝绦，胸前双系蝴蝶扣，脊背后走穗飘垂，伸手掖于肋下，为的是躡房越脊利落。拾掇妥贴，将灯吹灭，移于案上。将单窗推开观看外面无人，将双门倒带，由窗棂纸伸手将插管拉上（怕有店中人前来看破，故此将门倒带不露痕迹），越身出店墙之外，直奔王府，探看铜网的虚实。若问铜网如何摆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智化夜探铜网阵 玉堂涉险盗盟单

且说智化行至王府后身，将百宝囊中飞抓百练索取出，如意钩搭住墙头，攀绳而上。至墙头，起飞抓，绕绒绳，收入囊内，取问路石打于地上，一无人声，二无犬吠。飘身脚站实地看了看，黑夜之间，星斗之下，空落落杳无人声。垫双人字步，弓磕膝盖，鹿伏鹤行，瞻前顾后，瞧左看右，不住频频回头。忽然间，抬头一看，黑威威、高耸耸，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智爷一瞅，西北方向木板墙，极其高大。听张华所言，上有冲天弩，不能依墙头而入，若依墙头而入，被毒弩射着溃烂身死。下有大门两扇，按八方立八门。八大门内，各套七个小门，按的是八八六十四



## 小五义



卦，三百八十四爻。内分凶卦、吉卦、六合、六冲、归魂、游魂。走吉卦则吉，无阻无碍；走凶卦，内有翻板，自家人从地道中出入，使进阵人首尾不能相顾，足下斜𠂇字势，总要踏在当中。如若一歪，登在滚板之上，坠落下去，坑内有犁刀、窝刀、毒弩、药箭，立刻倾生。故此智爷到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外瞅了又瞅，看了又看。心中转侧，回手拉刀，点于大门之上，里面并无横闩立锁，一点即开。果然内有连环，七个小门斜，斜棱掉角。自己寻思，大门乃乾为天，天：风垢天，山遁天；地：否风地，观山地，剥火地。晋火天大有。智爷看的明白，未敢进去。扑奔正北，也是两扇大门。用刀点开，也是小门。智爷一瞅，大门乃是北方坎为水，七个小门是水：泽节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智爷乃是精细之人，仍然扑奔东北。刀点双门，乃艮为山：小门山，火贲山，天大畜山。泽：损火泽，睽天泽，履风泽。中罕风山渐。智爷仍不肯进去，行至正东。刀点双门，大

门乃震为雷：小门雷，地豫雷，水解雷；风：恒地风，升水风，并泽风。大过泽雷随。智爷行至东南，不用开门，知是巽为风。风：天小畜风，火家人风；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颐山风蛊。正南离为火。火：山旅火，风鼎火；水：未济山水，蒙风水，涣天水。讼天人同人。西南坤为地。地：雷复地，泽临地；天：泰雷天，大壮泽天，夬水天。需水地比。智爷行至正西，刀点双门，用意细看，乃兑为泽。泽：水困泽，地萃泽；山：咸水山，蹇地山，谦雷山。小过雷泽归妹。心中忖度：由地山谦而入。按卦爻说，“逢谦而吉，遇泰而昌”。入地山谦数了又数，算了又算。可见智爷是“胆愈大而心愈小，智愈圆而行愈方”。

智爷来到此地，皆是生发着自己。由西方而入，西方庚辛金，金能生水，智爷穿一身夜行衣靠，尽是黑色，属水。北方壬癸水，金能生水生发着自己。又入的是地山谦吉卦，又是生发着自己。故此吉祥。脚着𠂇字势当中，心神念看定不偏也不歪。行至当中，见正北高耸冲霄楼三层，有五行栏杆，左有石像，上驮宝瓶；右有石吼，上驮聚宝盆。宝瓶、聚宝盆两物当中，有两条毛连铁链，当中交搭十字架，两边接于三层瓦楼檐之上。此楼三层按三才，下面栏杆按五行，外有八卦连环堡：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前有两个圆亭，左为日升，右为月恒。铜网阵在于楼下。

智爷看明，意欲扑奔楼去。他想：“三层的上面，有王爷大众的盟单。吾今既然到此，何不将盟单盗将下来，明日见了五弟之时，说王府的利害，他倘若不信，现有盟单为证。”

智爷意欲向前，忽然听东南“嗖”的一声，由风火家人进来一条黑影。智爷吃惊，伏身细看，原来是一人，也奔中央而来。一身夜行衣靠，白脸面，背插单刀，行似猿猴，脚着𠂇字势当中，轻而且快，疑是五弟到了。智爷收刀，击掌两下，对面言：“二哥因何到此？”智爷方知，果是



白五弟。智爷知晓陷空岛弟兄五人的暗令，每遇黑夜见面，大爷击一下，二爷击两下，按次序击掌，故此假充二义士韩彰。

不表此事。且说白玉堂因何到此？只因五爷跟随大人上院衙，大人升堂，五爷与公孙先生站班，所有襄阳的文武鱼贯而入。细细盘察为官的来历，再问襄阳王的好歹，若有王爷的保举，不是削去前程，就是明升暗降。故此耽延时刻，夤夜方散。五爷独身告便，换便服出上院衙，至王府前后踩道，以备晚间至王府窥探虚实。回至上院衙，与大人同桌而食。见大人再三嘱咐，不许只身夜晚入襄阳王府。五爷遂满口应承，心中早有准备。劝大人安歇后，自己换好夜行衣靠，嘱咐手下人张祥儿，大人若问，不许说出。自己施展夜行术，出上院衙，至王府。飞抓百练索搭墙，掏出路石问路，并无人声犬吠。下墙至木板连环八卦进连环堡，一看乾、坎、艮、震四大门皆开，各套七个小门。自己早已明白，就知道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遁、天地否、风地观、山地剥、火地晋、火天大有。坎为水，水泽节、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艮为山，山火贲、山天大畜、山泽损、火泽睽、天泽履、风泽中孚、风山渐；震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风恒、地风升、水风井、泽风大过、泽雷随。行至东南，巽为风，五爷一笑，刀点双门，心中忖度：可惜襄阳王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蛊惑，作此无用之物，难道说还是个阵势不成么？据我看，除非是三岁的顽童不晓，但要稍知生克治化之理，如踏平地一般。此乃巽为风，吉卦走风火家人，脚踏卽字势当中。

忽然听前边击掌两下，知是二哥在此，倒觉吃惊：二哥不懂消息的。身临切近，原是智兄在此，急忙施礼。智爷搀住言道：“你好大胆量。”五爷勃然大怒：“智兄怎么说小弟好大胆量，你莫非比小弟胆量还大不成？”智爷深知五爷的性情：好高骛远，妄自尊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藐视天下的能人。智爷满脸陪笑说：“五弟莫怒，劣兄非是胆大到此，因有王府人泄机，方敢前来。五弟听何人所说此阵？”五爷大笑：“小小的八卦，何足道哉？不是小弟说句大话，我们陷空岛七窟四岛，三峰六岭，三窍二十五孔，各处全都是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全是小弟所造。这个小小的连环堡，玩艺一般。”智爷吃惊不小：“五弟，既然你明白，我问问你，这个楼叫甚么楼？这个栏杆怎么讲？这两个亭子何用外头的木板？咱们走的道路是甚么消息？”

五爷大笑说：“智兄你好愚！这个楼他喜叫甚么楼，就是甚么楼，横竖我知道他的用意。三层必是三才，栏杆必是五行好合，外面的木板是八卦，两个圆亭必是阵眼。脚下所走之地，明显卽字势，走当中，两边必是滚板坠落，下去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八卦者，走吉卦则吉，走凶卦则凶。不是有人，就是弩箭发。”话音未了，智爷连连点头，甘心佩服，名不虚传。就不必往下再问。焉知净晓说了上头，没说底下铜网阵之事。智爷言道：“你我二人既入宝山，焉肯空返。何不将冲霄楼上王爷的盟单盗来，拿获王爷时作干证。”五爷点头：“待小弟上楼，兄与小弟巡风。”将至楼下，二人说话声音太高，早被看阵人听见。在石像、石吼两旁边地板一起上来二人，形如鬼怪，手持利刃，杀奔前来。要问二位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青脸虎看阵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贼

且说二人正奔冲霄楼，石像、石吼两边地板一起上来二人。左边宝蓝缎子，八瓣壮帽，绢帕拧头，宝蓝缎子绑身小袄，宝蓝裤，薄底靴子，蓝生生的脸面，红眉金眼，一口钢刀，此人乃青脸虎李吉。右边一人穿黑挂皂短衣襟，黑挖挖脸面，一口钢刀，此人乃双枪将祖茂。吆喝声音：“好生大胆，敢前来探阵。”冲着五爷摆刀就刺。智爷在后着急，两个人首尾不能相顾（五爷在前，智爷在后）。智爷耳中听见磕咤咤一声，原来是青脸虎李吉早被五老爷一刀杀死，双枪将祖茂头巾被五爷一刀砍掉。祖茂奔命翻身扎入地板中去了。待智爷赶到，死的死，逃的逃。五爷一阵哈哈狂笑：“智兄，想襄阳王府有几个鼠寇毛贼，又有多大本领？半合未走，结果了一个性命，砍去了一个头巾。哈、哈、哈……岂不叫人可发一笑？智兄与小弟巡风，待小弟上楼去盗盟单去。”智爷说：“且慢！五弟请想，两个逃走一人，岂不前去送信？襄阳王府手下余党，岂在少处？倘若前来，你我若在平坦之地，还不足为虑。你我若在高楼之上，那还了得？以劣兄愚见，暂且出府再作计较。”五爷明知智化胆小，又不肯违背智兄的言语，只得转身向前。智爷仍然落后，出正西地山谦小门，仍由兑为泽大门而出。扑奔王府北墙蹿出墙外，寻树林而入，暂歇片刻。

智爷言道：“得意不可再往，等欧阳兄、丁二弟，大家奋勇捉拿王爷。”五爷闻说笑答道：“小弟在德安府与欧阳兄、丁二爷言道，说你们三位各有专责：他们二位押解金面神栾肖入都，兄台保护金大人上任，各无所失，定准俱在卧虎沟相会。兄台明日起身上卧虎沟，会同欧阳兄、丁二爷一同奔襄阳，在上院衙相会。”智爷言：“我走，金大人有事，如何对得起欧阳兄、丁二弟？”五爷言道：“无妨。”智爷说：“我嘱咐你的言语，也要牢牢谨记。”说罢分手。智爷不住回头，心中发惨，总要落泪，焉知晓这一分手想要相会，势比登天还难。

五爷回到上院衙，蹿墙进去，回到自己屋内，问张祥儿：“大人可曾呼唤于我？”回道：“大人已睡熟了。”五爷更换衣巾，换了白昼的颜色，去到公孙先生的屋内。先生尚未安歇，让五老爷坐。五爷就将上王府，与智化进木板连环，欲要盗盟单，杀了一人事，细说了一遍。先生一闻此言，吓了一跳，颜色大变，说：“大人再三拦阻于你，怎么还是走了？”五爷大笑：“先生不知王府纵有几个毛贼，俱是无能之辈，何足挂齿？先生此话，明日千万不可对大人言讲。”先生略点头，侍承五爷吃酒。五爷言道：“夜已深了，请先生安歇。”

五爷告辞回到自己屋内，盘膝而坐，闭目合睛，吸气养神，不时的还要到外头前后巡逻，以防刺客。不料天交五鼓，正遇打更之人，五爷微喝：“从此上院衙内不许打更。”更夫跪言道：“奉头目所差。”五爷道：“有你们坏事。若有刺客将你们捆起，用刀微喝，你们怕死，就说出大人的下落。若无你们更夫，他倒找不着大人的所在。”更夫连连叩头而出，回禀他们上司去了。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早间，大人办毕公事，仍与五老爷、公孙先生同桌而食。酒过三巡，先生将昨日晚间五老爷上王府的事说了一遍。大人一闻此言，吃惊非小。五老爷在旁，狠狠瞪了先生两眼，“哼”



了一声。大人叫道：“五弟，劣兄再三不叫你上王府，仍是这般的任性。”五爷道：“从今小弟再不上王府去了。”大人言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倘若再上王府，愚兄立刻寻一自尽，吾弟归回，悔之晚矣。”遂将印信交与五老爷，派他护印的专责。五老爷当面谢过差使。大人虽是一番美意，缚住五老爷的身子，不想，要了五老爷的性命。

早饭吃毕，大人仍然和五老爷在此谈话，直至晚餐仍不放走。天交三鼓，五爷告便，回自己屋内。稍歇。外面一阵大乱。五爷叫张祥儿外面看来。祥儿回头言道：“马棚失火。”五爷一惊，就知道是调虎离山计，总怕大人有失。解磨额，脱马褂衣襟，挽袖裤勒刀，并不往外看失火之事，竟往大人屋中观看。行至穿堂，公孙先生言道：“五老爷，大势不好，印所失火。”五老爷点头，蹿房过去，见大人在院内抖衣而战，玉墨搀架。五爷在房上言道：“大人请放宽心，小弟来也。”大人战战兢兢言道：“吾……吾……吾弟，大……大……大势不好了，印所失火。”五爷说：“大人放心。”飞身下房，纵身蹿于屋内，至印所荷时！板门由门缝内瞧，早见火光满地，就知道是夜行人的法子，其名就叫“硫火移光法”。一抬腿，“噌噌”一声，双门粉碎，抖身蹿入屋中，伸手桌案一摸，印信踪迹不见。若问印被何人盗去，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颜大人哭劝锦毛鼠 公孙策智骗盗印贼

且说五爷见印信丢失，五爷暗暗的叫苦。回头一看，贼人由后窗棂进来，撒下硫光火，虽是遍地的火光，有烟有火，绝不能烧甚么物件，也不烫手，乃夜行人的诡计。五爷返身而出言道：“大人，印信丢失，谅他去之不远，待小弟追赶下去，将印信夺回。”大人言：“五弟，印信丢失不要了，只要有五弟在，印信丢失不妨。”五爷那里肯听，早就踊身蹿上房去。一看东西厢房北山墙，有一黑影一幌。五爷用飞蝗石子打去，“卜”一声响亮，虽然打在身上，此人未能坠落下去。五爷纵在东房之上，赶上前去就是一刀，只听见“哧”的一声，原来不是个真人（也是夜行人用计），乃是江鱼皮作成的，有四肢，一个头颅。无用时将其折叠起来，赛一个包袱；若要用时，腿上有个窟窿，用气将其吹鼓，用螺丝拧住，不能走气。脑后有皮套一个，挂于墙壁之上，被风一摆，来回的乱晃，其名叫做“映身”。五爷上当，刀刺皮人。转向扑奔正西。大人连叫：“不可追赶。”

五爷那里肯听。出上院衙往西追赶，见一人在前施展夜行术。细看肩头上高耸。耸背定印匣。五爷赶上前去，一刀正中腿上，“哎哟”一声，红光崩现，满地乱滚。五爷磕膝盖点往后腰，先拔贼人背后之刀，抛弃远方。解贼人的丝绦，四马倒攒蹄，寒鸭子浮水势，将贼捆好。解胸前麻花扣，将印匣解将下来，双手捧定，在耳边先一摇，只听见“咣啷啷”的乱响，就知道印信在里面。五爷暗暗欢喜。猛然抬头一看，前边还有一个夜行人。五爷意欲追那人，自思印已到手，便宜那厮去罢。

后边厢灯火齐明，原是上院衙官人赶到，本是公孙先生至马棚救火，一浸而灭。先生进里边见大人，诉言其事。大人命先生派官人追赶白护卫，故此前来。远远问道：“前边甚么人？”



## 小五义

五老爷答道：“是吾追贼人，不上半里之遥，将贼拿获。尔等来的甚巧，将他抬至上院衙，以备大人审讯。”众人答言：“五老爷先请。我等随后就到。”

五爷提印匣按原路而归，仍是蹿房越脊，不由大门而入。至大人屋中，见公孙先生在旁解劝。大人呆愣愣发怔。五爷捧定印匣说道：“大人印信丢失，小弟追出上院衙，不上半里之遥，将贼捉获，将印信得回，请大人过目。”将印信放于桌案之上。大人欢喜非常，言道：“到底是我五弟呀！到底是我五弟。倘若印所门户已坏，就将印匣暂放先生屋内。”先生点头，不肯去收。自忖道：“印已到贼人之手，不知印信可在里面？倘若不在，糊里糊涂将印收讫，倘若用印之时，里面无印信，岂不是交接不清，一人之罪么？”故此问五爷说：“是怎样将印信得回？”五爷道：“行不到半里之遥，一刀将贼砍倒，将印信得回。”先生说：“就是这样得回？”五爷说：“正是。”先生道：“印信已到贼人之手，没有甚么差错？”五爷冷笑道：“先生若怕有甚么舛错，当着大人面前，大家一观，也省得日后有交接不清之患。”大人道：“先生收起来。虽然印信丢失片刻的光景，依然追回，还有甚么舛错？”

大人论的是个人，即五爷不会办错事；先生论的是公事，五爷得了印匣之时，晃了两晃，知道印依然在内。他本就是狂傲的性分，那时也没叫过人。先生一问，就觉得气哼哼的冷笑，暗道：“先生，咱在一处当差，念书的人实属利害。既然这样，更得当着大人面前看明方好。先生不可收印，小弟虽把印信得回，不知里面印信在与不在，在大人面前务必看明方好。”先生无奈，将包袱打开一看，就知道事头不好，印匣上锁头不在了，说：“不必打开看了。”五爷按住印匣，一定要看。大人言道：“就打开看看何妨。”将印匣盖打开一看，那一颗黄澄澄的角端印踪迹不见，有一块黑脏脏的铅饼子在内。大人看见一急，将包袱往上一搭，吩咐收起来，料着五爷未看见。岂不想夜行人的眼快，早已看见，言道：“他们盗印的原是二人，小弟捉着一人，走脱一人。印匣既是空的，印信必在那人身上带定，谅那厮去之不远，待小弟将他捉获回来，自然就有了大人印信。”大人用手一揪，死也不放，叫道：“五弟呀，五弟！想你我当初在镇江相会，你也无官，我也无官。事到如今，你身居护卫，我特旨出都，丢了国家印信，不至于死，无非罢职丢官。你我回到原籍，野鹤闲云，浪迹萍踪，游山玩水，乐伴樵渔，清闲自在，无忧无虑，胜似在朝内为官。朝臣待漏，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到，自家性命难保，五弟不至于不明此理。印信丢失不要了。”大人揪住五老爷死也不放，并有那边主管玉墨挡住、也是苦苦的将五爷解劝。五爷干着急，不能出去，又不敢与大人动粗鲁，只可坐在那里，低着头哼哼的生气。

大人合五老爷说起私话来了，讲论当初三吃鱼的故事。公孙先生一听大人与五老爷说起私话来了，转身出得房外，见外头有许多人对面站定。公孙先生至前一问，原来是看定盗印之贼。看此人夜行衣靠，腿上血痕，黄澄澄的面皮，倒捆四肢，是个浑人。吩咐官人：“搭在我屋里去。”先生跟定，至屋中取止痛散与他敷上，便问：“朋友，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为何作出这样事来，岂不把自己的性命饶上？若肯改邪归正，我保你在大宋为官。”贼言：“我今前来盗印，万死犹轻，焉有做官之理？休来哄我。”先生道：“我们开封府众校尉与护卫等，那一个不是夜行人？何况你有说词。”贼言：“我说甚么？”先生道：“你们来几个？”回答：“两个。”先生说：“少时见大人，你说他盗印，你巡风，本要将他拿住，以作进见之功，不料他已跑远。”贼人说：“此言错矣。我现背定印匣，怎么说是他盗印哩？”先生笑道：“你好糊涂！印是他早已拿着报功去了，你的印匣是空的。此人陷害于你，你还不省悟。”贼言：“此话当真？”“焉能与你撒谎。”“哈哈哈哈，好邓车，原来是兴心害我。先生若肯引荐于我，愿与大人牵马坠蹬，泄王府之机，说印信的来历。”先生道：“兄弟，你先把话对我说明，我好在大人面前与你稟报。”贼言：“我乃襄阳王府与王爷换帖弟兄，姓申名虎，外号人称钻云雁。皆因是昨天大人手下不知



是谁，前去至王爷府探阵，杀府内一人。我们那里有一个镇八方王官雷英出主意，叫王爷差派人来盗印，就是神手大圣邓车。叫我与他巡风，命我马棚放火，他去盗印。事毕，树林相会，将印匣叫我背定，见王爷报功。我只当是一番美意，不想插刀死狗娘养的，害的我好苦。”先生问：“得印回去，放在甚么地方？”申虎言：“雷英的主意，放在冲霄楼三天，以作打鱼的香饵。第四天，抛弃君山后身逆水寒潭。此处汹猛，鹅毛沉底，就是神仙也不能捞上来。”先生随问，早记在心中，说：“大人已然睡觉，明天再见。”叫官人与申虎解开绳子，上了锁子，交知府衙门收监。

申虎次日方知是诓他的清供，也就无法了。先生交申虎去后，细写清供，入内见大人。大人劝五老爷将今比古，好容易有点回嗔作喜模样，不想先生把口供一递，大人一瞅，恶狠狠瞪了先生一眼。先生也觉着无趣，喏喏而退。大人颇知五爷的性情，他若不知印的下落还好，他若一知下落，破着性命也要去找寻回来。此时五爷倒不是满脸愁容了，反倒笑嘻嘻的言道：“夜已深了，请大人安歇睡觉罢。”大人泪汪汪的言道：“我安歇倒是一宗小事，只怕吾弟要追印去。”五爷道：“小弟谨遵大人的言语，焉敢前往。”大人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你若要一走，随后我就寻了自尽。纵然将印信得回，若想见吾一面，势比登天还难，那时节只怕悔之晚矣。天已不早，你也往外面歇息去罢。”五爷告辞。这才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任凭大人说破舌尖，自己的主意已定。回到自己屋中，更换衣巾，上王府找印。若问白玉堂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 王爷府二贼废命 白玉堂坠网亡身

且说五老爷与大人分手，回归自己屋内，五鼓时意欲上王府，天已大晚，明日再去。叫张祥儿备酒，再亦吞吃不下，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唤张祥儿取笔来书写字柬，折叠停妥，交与祥儿，言道：“今夜晚间不归，明日早晨交与先生，叫他一看便知分晓。少刻天亮，我就出去。大人、先生若问，你就说你老爷出去时未曾留话，不知去向。倘若一时之间说将出来，大人将我追回，你也知道你老爷的性情，一刀将你杀死，然后再走。”张祥一闻此言，脑袋直出了一股凉气，焉敢回答甚么言语，只是吓的浑身乱抖，泪汪汪道：“大人不是不叫你去么？”五爷说：“你休管闲事。”

天已大亮，五爷怕大人起来，换了一身湛新的衣服，武生相公的打扮。张祥说：“老爷你可早点回来。”五爷“哼”了一声，扬长而去。衙门口许多官人问道：“老爷为何出门甚早？”并不理睬大众。自己出上院衙，不敢走大街，净走小巷，总怕大人将他追赶回去。以至吃饭饮茶，尽找小铺面的茶馆饭店，也是怕大人将他追赶回去。整游了一天，晚饭吃毕，天已初鼓之后，人家要上门咧，将自己跨马服寄在饭店，如数给了饭钱酒钱。

天到二鼓，出饭店，直奔王府后门而来。未带夜行衣靠，也没有飞抓百练索，掖衣襟，挽袖裤，倒退数十步，往前一纵，蹿上墙去。并不打问路石，飞身而下，看了看，黑夜之间并无人声犬吠。奔木板连环，行至西方，并不周围细看，就从西方而入。自己说过，拿此处看作玩艺一样；又